

哈尔滨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刘佩芝传略·····	金宗林整理 (1)
天兴福制粉厂发展史·····	刘佩芝遗稿 (7)
天兴福的创立和发展·····	邵越千 (22)
我所了解的邵家情况·····	李鼎传 (55)
我们所知道的天兴福与邵乾一·····	李进祚 赵子宽 (57)
哈尔滨的制粉业·····	市民建、工商联史料组 (66)
吉林第三监狱·····	张福山 张艳华 (98)
我在狱中所见·····	樊继才 (105)
我所经历的囚徒生活·····	杜成光 (111)
伪满哈尔滨监狱中的政治犯·····	樊继光 (116)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张福山 (120)
征集参考题目·····	文史办 (130)

刘佩芝传略

刘佩芝，又名刘瑶。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初七）出生于辽宁省金县董家沟镇东莺窝石村。刘佩芝的父亲刘芳杰是个本分农民，在家乡与他人合伙耕种了三垧山岭薄田。除此之外，八口之家仅有五间草房，一头耕牛和少量农具为全部家当。生活比较清寒。

刘佩芝从七岁起曾在本村乡书房（私塾）读书六年。一九〇三年二月，刘佩芝退学务农，从春种到秋收整整忙了一年。但由于收成不好，除留种外，全家人的口粮都没收够。为生活所迫，刘佩芝不得不外出自谋生路。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刘佩芝在其姑父的引荐下，进入了金县天兴福杂货店习商，当时年仅十三岁。由于个头矮不能站柜台，每天只在店内柜外干零杂活。

日、俄战争之后，辽东半岛被日军占领，日本出于霸占我国东北的需要，一面在旅顺修筑军港，一面在大连修建商港。一九一五年秋，邵家兄弟到大连经商，在大连设立了代理店，为日本东亚烟草公司代销纸烟等日货。一九〇六年十月，刘佩芝调到大连代理店，不久就由店员升任会计，工资也由四十二元升到六十五元（年薪）。一九〇七年，邵家兄弟又在大连投资开办了天兴福油房，一九〇九年正式生产。邵家三兄弟老三坐镇金县本店，老四去长春办粮栈，老五在大连主管油坊，大连代理店就交由刘佩芝等人负责。刘佩芝先由会计升任会计主任，又由会计主任升任营业主任。工资也改为花红分制，最初每年平均能分三、五百元（1910年至1912年），以后年年增加，在大连的最后几年（1920至1922年）平均每年分红四、五千元。至此，刘佩芝已经成为邵

氏兄弟的得力帮办之一。

一九一八年，邵乾一在长春创建了天兴福第一制粉厂，当时，邵子良已死，邵乾一和邵慎亭合力经营，大连油坊和长春火磨很快就成为天兴福的骨干企业。为了发展和扩充天兴福新兴的制粉工业，邵氏兄弟从金县本店和大连代理店抽调了一批老职员充实到制粉工厂。刘佩芝也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奉调长春，担任天兴福第一制粉厂的经理。从此，开始了他代理邵氏兄弟经营工厂的生涯。

刘佩芝为人忠诚老实，对邵家的事业更是一心一意。在邵家企业中，凡属他经营的业务，他都能做到心中有数，有谋有算，因而深得邵家兄弟的器重。一九二四年，邵氏内部分家，老五邵慎亭指名要刘佩芝充其代理人。这样，刘佩芝就做为邵慎亭的代理人到哈尔滨担任天兴福第二制粉厂的经理。

天兴福二厂从组织形式上看，邵慎亭是总经理，在企业中有决断一切的权力。但是，在日伪统治时期，邵慎亭甘心情愿受日寇的殖民统治，在日伪政府的指派下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这样他就把天兴福二厂的经营，一骨脑地推到了代理人身上。所以，天兴福二厂的一切营业事务，实际上就由刘佩芝一人独断了。在一般人的眼中，刘佩芝俨然是工厂的总经理，属于哈尔滨的大企业家、大资本家之列。然而，作为企业家，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作为资本家，他没有资本。几十年来，邵家兄弟对他信任有加，不断提拔，但他始终没能成为股东，不仅没有对企业资本的支配权，而且连自己所分的西股红利也由总经理邵慎亭为其代劳处置。在其他企业中，有的资本家代理人可以把自己的西股红利转投到本企业之中，进而由西股变为股东。邵慎亭却不允许刘佩芝这样做。他把刘佩芝历年分劈的西股红购置了土地，一点也没转投到企业中去，这样就限制了刘佩芝搞自己的经济活动，以便使其一心一意地为邵家效力。

刘佩芝在个人待遇上是不大计较的，他在金县有土地四十垧，房屋十余间，肇东还有二百八十垧熟地，每年的薪金也尽其享用了。所以，他很少与资本家争利，并且还经常充当资本家与雇员间矛盾的调解人。对此，邵慎亭是非常满意的。然而，刘佩芝在经营工厂上却要求有职有权，邵慎亭不在哈时，天兴福二厂的一切事务必得他亲自过问，亲手处理，决不许他人插手。有一次，邵慎亭的秘书兼管家于鹏九由大连来到哈尔滨天兴福二厂。他不经刘佩芝同意就指手划脚，变动人事任职。对此，刘佩芝极端不满，在争执不下时，刘佩芝愤然向邵慎亭提出辞职，一个人回到了金县老家。邵慎亭闻讯立即去金县请回了刘佩芝，并且调离了于鹏九，平息了事端。这是刘佩芝在邵家企业中唯一的一次动怒，他心里知道邵慎亭是离不开他的。

在日伪统治时期，刘佩芝专心经营工厂，很少过问政治。虽然邵慎亭是个亲日派，可刘佩芝却因为生产经营受到限制而对日伪政权不满。他曾私下表示决不为日伪政府办事。有一次（日伪统治末期），伪哈尔滨西付家区会让刘佩芝担任沟沿街分区长，刘佩芝坚决推辞不干。经过多方疏通后，对方仍执意要刘佩芝担任这一职务。最后，刘佩芝采用瞒天过海的办法，让本厂的一个职员代其报到，自己始终没有到任。

一九四一年七月，天兴福二厂在停机检修中失火成灾。当时恰逢刘佩芝探亲回金县，接到电报后，他同邵慎亭一起赶回哈尔滨处理善后，虽然工厂保了火险，保险公司也赔了款，但因为正处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非常时期，无法订购制粉机，工厂一直没修复起来。工厂的人员大部分转到了位于顾乡的支厂，从此，天兴福第二制粉厂的牌子就挂在顾乡支厂的门上了。到了伪满州国覆没的前夕，由于日伪后期的严厉的经济统治，哈尔滨大多数民族工商企业都已关门闭店，天兴福二厂也陷于半停产状态。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邵慎亭躲在大连不敢出头，天兴福二厂在刘佩芝主持下继续

维持生产。由于原料不足，机器只开了一半，每天仅生产八百袋面粉。尽管如此，结算时工厂也盈利了许多。这是自工厂失火后第一次结算，刘佩芝在征得邵慎亭同意后，对工厂盈利做了一次性分红，借以调动股东、职员及工人的生产热情。这次分红，刘佩芝本人也分到了六十万元红军票。他把这笔钱借给了工厂原买料，后来工厂还他钱时已经贬值了一半多。对这件事，刘佩芝虽有计较但无怨言，依然故我地经营工厂。

日本投降以后，刘佩芝曾把中国的政治前途和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领导上，他一直认为国民党是中国的正统的政治集团。然而，国民党接收大员进驻哈尔滨仅三、四个月的时间，他看到接收大员们在接收敌产时任意中饱私囊，在与工商界交往中随便索贿受贿，使他大失所望，非正统的共产党却深得人心，市民中要求共产党进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他感到茫茫然无所适从。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在迎接民主联军进城的筹备工作中，刘佩芝走出工厂，参加了由哈尔滨市工商界进步人士组成的“军民联络处”的工作。并且担任了联络处的供给组长。这期间，由于刘佩芝经常接触共产党的干部、战士，使他的思想转变很快。他在心里把国民党接收大员同共产党的干部、战士做了一番比较后，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佩服共产党人的作风。由于工作关系，刘佩芝经常同共产党的干部一道商谈问题，并且相处的得好。有一次，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常景林同志向刘佩芝谈起在工厂中实行劳资合作以利发展生产，解决劳资纠纷。刘佩芝当即同意在天兴福二厂搞试点。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九日，天兴福二厂劳资双方正式签订了劳资合作合同和劳资分红契约。东北局领导人彭真、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等出席了签字仪式。彭真同志在天兴福二厂作了重要讲话，他阐述了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赞扬了天兴福二厂的做法，表扬了刘佩芝的行动。这件事对刘佩芝的教育颇大。此后，凡是党和政府交办的事情，

他都能努力尽心地做。一九四七年春，市政府存有六万吨原煤交给工商界推销，由刘佩芝具体负责。由于他的积极努力，仅半年时间就圆满完成了任务。

在哈尔滨解放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刘佩芝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民族工商业的前途；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到了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英明伟大。一九四七年九月，市工商会改组，成立市工商联筹委会。刘佩芝被推选担任了哈尔滨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

刘佩芝在担任工商联筹委会主委的头两年，正值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哈尔滨市作为东北解放区的大后方，担负着支援解放战争和帮助广大农村发展生产的任务。在这段时间里，刘佩芝作为哈尔滨市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在协助政府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帮助和教育工商业者遵守政府法令、发展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经营领导的天兴福二厂的工人、职员也都齐心协力，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关于发展经济，支援革命战争的号召，扩大了生产规模，还修复了七台制粉机，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由于刘佩芝工作积极，在工商界威望很高，一九五〇年召开市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时，他又被推选为市工商联理事会理事长。

一九五〇年，天兴福二厂大股东邵慎亭病故。政府在完全证实了他的汉奸罪行之后将邵慎亭的资本封为逆产。此时，天兴福二厂的其它股东都因此而无心经营，给工厂的生产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佩芝坚持守法经营，严格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调配生产任务。在“五反”运动中，天兴福二厂是哈尔滨制粉业中唯一的守法经营户。

一九五三年八月，原松江省粮食厅派工作组到天兴福二厂接收汉奸邵慎亭的逆产，同时和其它股东协商公私合营问题。刘佩芝做为天兴福二厂的资方代表对工作组的工作积极配合，大力协

助。在移交逆产和代表私方协商公私合营、清产核资过程中，表现很积极。一九五三年九月，天兴福二厂正式实行了公私合营（以没收邵慎亨的逆产为公方，其它人的股金为私方）。刘佩芝在合营后担任天兴福二厂厂长。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他又任市食品工业公司经理。

全国解放以后，刘佩芝担任哈尔滨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市中苏友协副会长、市社会事业协会副会长、省工商联主委、省和市民建主委、省和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此外，他还先后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市政府委员、省人民代表，省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民建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刘佩芝积极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同时，积极帮助广大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配合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积极在工商界开展工作，赢得了广大工商业者的信任和拥护。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刘佩芝连续担任了六届哈尔滨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包括工商联筹委会期间的任职），任职十一年。其后，他被调任黑龙江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不久又在黑龙江省政协担任驻会副主席职务。

一九六八年，刘佩芝在十年动乱期间病逝，终年七十八岁。

（金宗林整理）

天兴福制粉厂发展史

刘佩芝 遗稿

天兴福的初创

辽宁省金县天兴福创立于一八九四年，系邵家独资经营。邵云福原籍山东即墨县人，在金县落户，出身是商人。生有五子：长子早亡；次子向甲吃鸦片，游手好闲，不理店事；三子邵子良、四子邵乾一、五子邵慎亭三人承其父遗下的在金县开设的小烟袋铺。初以安烟袋为主要营业，即农民喜吸叶烟的烟袋，有石咀、琉璃咀、铜锅，又带点生活用的零物，资本甚微。

一八九四年，逢甲午清日战争，金县是战争要地。人民经过数月的战争浩劫，无辜的男女惨遭杀害。邵云福也在这年病故。清日战争，经清、日政府讲和，日军撤退回国。日本官兵撤退时，人人都想买点中国的物品带回国去作纪念，因此在当地的驻军和路过的军队买烟袋者甚多，其价颇高，获利很多。后来又增添些烟酒、鞋袜、洗面盆以及农民日常需要的东西，逐步发展成中型杂货店。为了进一步扩大营业，又去盖平、营口、烟台等地购买货物，生意越来越兴旺。此时邵子良在家主持营业。

一九〇〇年，帝俄和清政府签定合办的中东铁路（从满州

注①：刘佩芝同志十三岁进入天兴福学生意，直至任天兴福第二制粉厂经理。解放后曾任省和市工商联主委、省和市民建主委、省和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民建中央委员。一九六八年病逝，终年七十八岁。

里、绥芬河到旅顺口)①正在敷设施工。当时整个金州县管内从普兰店到旅顺口(包括大连,当时叫清泥洼)已成为帝俄的租借地,一切行政,土地警务,税收等权力全部交给帝俄管理,金州知县已撤走。帝俄开始在旅顺口修建军港,在大连修建商港,成为东北重要进出口港。在金州县城内设帝俄抚民府衙门,在金州县城南扇子山修要塞炮台,准备长久驻防。

由于中东路通车,旅顺口,大连两港建设施工,金县人口骤增(俄人、华人同增),县城的商业也突然兴盛,各大小商店都开始经营洋货。帝俄的“羌帖”(俄币)也趁机打入市场,造成货币膨胀,物价上涨。此时盗匪多,很不安宁。天兴福在这三年,改卖洋货,获利较好,资金力增大,常派人到外地买货。当时火车还没正式营业,南北往返全是坐大车,远途购货,遭匪劫遇难多次,但他们并不灰心,仍然为利心切,而冒险营业不懈。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笔者进入金县天兴福为小职员,学习经商。此时,天兴福邵家兄弟四人,雇店员九人,有房产十四间,总流动资金在一万七千元左右。由于卖项好,资金周转快,营业向前发展迅速。其家中生活很俭朴,谁也不多花钱,守家很严。

天兴福在大连设支店并建制油厂

一九〇四年春,帝俄和日本争夺中东铁路权利,俄日海军在旅顺口军港外的东海发生大海战。四月,日本陆军在金县城东南小河口登陆,向金县进军。没经几日,日本海陆军联合攻下金州南山要塞,并分南北两路向大连、旅顺口和盖平、营口、辽阳、沈阳方面进军。历经两年交战,双方讲和,帝俄将长春到旅顺口、

注①:中东铁路南部线先从旅顺和哈尔滨两头向中间修,一九〇〇年一月从旅顺修到铁岭,一九〇一年七月南北接轨,一九〇三年七月全部竣工正式通车。

大连中东路沿线所管地内的租借权让归日本所有。金县、大连、普兰店成了日本人的殖民地。

一九〇五年秋，邵子良兄弟三人鉴于大连通了商港，工商业大有希望，决定在大连设天兴福支店。开初只代卖日本官烟专卖局的纸烟，兼卖各种杂货，由邵乾一在此主持一切营业。笔者一九〇六年十月，由金县总店调转大连支店工作，一直干了十六年，任过店员、会计主任、营业主任。

日本人在大连修商港后，将俄国人的中东铁路客货车作废，改换成日本小火车。后因运输力不足，过几年又改换成三十吨的客货车，加大了运输力，以便有计划地收购北满大量粮食，运往大连港出口。这样，长春就成了南北满中间的重镇、北满粮食集中要地，中外商人云集长春收买大豆、豆饼、豆油和各种杂粮，纷纷运往大连港出口或销售。大连日益兴盛，人口增多，成为东北出口的唯一海港。

一九〇七年，鉴于大连没有制油厂，豆油豆饼销售快，邵子良来大连报领地号，开始修建制油厂。并学营口制油厂的做法，在熊岳定做了石头轧油碾八盘，每盘用双马拉压坯。（当时大连没有机器制油厂）分昼夜两班生产，日产量可达二百块豆饼（每块四十六斤），供不应求，利益很大。

由于用马拉石碾压坯，劳动效率太低，不适应需求，天兴福为了节省人工，又向当地铁工厂定制设备，改用二十五马力火油机带钢辊压坯，日产豆饼五百枚，还是供不应求。经一年多，天兴福再换四十五马力大型火油机，并增加钢碾设备，日产豆饼八百至一千枚。一九一一年，天兴福向当地顺兴铁厂定制八十马力蒸汽机一台，蒸汽锅炉一台，钢辊两部。用蒸汽锅炉代替了汽锅，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日产豆饼达一千六百枚。

这几年，由于制油业有利可图，大连的制油企业年年增加，

华人油厂已达二、三十家，但都是中小型的。日本人设三太油坊和日清油坊，日产豆饼四、五千枚。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主动，一九一四年，天兴福再改制油设备，增添了大型汽力发动机，大型钢辊和大型锅炉、新式冷汽榨，生产能力达到日产豆饼二千五百至三千枚。一九二四年，天兴福又在大连开设第二制油厂，日产豆饼二千五百枚。

大连华人、日本人油厂年年增多，各油厂日夜总生产能力已达十五万枚豆饼。当地油房利润渐小，为了限制再建油厂，成立了制油联合会。当时华人油厂生产能力占百分之六十强，日本人油厂生产能力占百分之四十弱。日本人买的原料都是在长春或在大连当地买的，成本高；而华人买的原料是在吉林省、黑龙江省各县买的，成本低，所以华人制油厂在大连始终占优势。

天兴福大连杂货业的发展

几年来，天兴福不仅在大连代理日本专卖局的纸烟，而且还向上海运去豆饼、豆油出售。上海有天兴福驻在员，以卖出的豆饼、豆油款，在上海购买各种杂货、洋货，如粗布、漂布、细斜布、洋标、土布、德国产的染料、大米、面粉、糯米、金针菜等运到大连批发。由邵慎亭主持这方面的业务，经常往来于上海、长春之间，同邵乾一共同研究买卖，决定方针。

一九一一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当时，上海市面大乱，银行、钱庄倒闭一百多家，金融停顿，工商业发生恐慌。天兴福在上海钱庄的存款也不能支出，只得终止买卖，虽损失不大，但也只得撤回驻在员，停止批发业务。于是，天兴福转为集中力量向长春购买大豆杂粮，以充分供给大连制油厂作原料。同时还深入到吉、黑两省各县，大量收购粮食，因为收购价格比在长春低，有利可图，所以，一部分运往长春囤积，一部分运往大连出售，获

利甚厚。他们还在长春利用两条铁路专用线，开办北方客人委托装运大豆去大连的业务，按价值提百分之二佣金。如果说大连制油厂为天兴福获得很大利润的话，那么大连代理店经营杂货粮食获得利润更大。

天兴福在长春设立大规模粮栈

一九〇七年，天兴福曾派高级职员朱绍唐到长春批发洋货，经一年多，营业不好，得利甚微，朱绍唐建议改营粮食，经试验果然有利。于是邵乾一到长春主持经营粮业。从此，天兴福长春粮栈建立，由小到大，营业蒸蒸日上。

一九一二年，由邵子良、邵乾一、邵慎亭兄弟三人为了使东伙在营业发展中有分歧意见时，可以按情况自退，不致牵扯总号和南北号的业务，决定四号统一组织，统一决算，三年为一结算期。金县杂货店、大连天兴福制油厂、大连代理店、长春天兴福粮栈四号全为邵家独资经营。利润分配时，从总益金中提取百分之二十作为钱股，分配给高级职员（南北总计约十六、七人）每人得股多少按职责规定，立有钱股帐，三年结算时分配。平时每年规定约支若干，作为生活费用，三年分红时再扣除。从总益金扣出百分之十为身股，为邵家三兄弟分，外人不得享用。总益金的百分之七十由出资股东分配。职员、工人每年改工薪一次，按工作情况提升，并给予“辛力”。不足一年者，没有“辛力”，这是鼓励职工努力工作的办法。凡是入号的职员、工人都要有保证人，发生了事故由保证人负责。凡在号的职工都要严守规矩：1.不许赌钱；2.不许吃鸦片；3.不许游逛娼窑；4.不许私行买卖，违者免职。

邵子良为人端正无私，治家很严，经常教导店员学好，兄弟相处有义气，天兴福是他打下的良好基础。将多年所得盈利，都

用于盖工厂，建大果园，买土地、房产，扩大家业。一九一四年，邵子良患伤寒病故去，此后，天兴福南北各号由邵乾一、邵慎亭二人共同商议主持营业。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各地工商业突然繁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长春、大连两地的制油厂和粮栈尤为兴旺。此时做粮食买卖获利甚大，因大豆、粮食价格入秋到翌夏行市逐日上升，买了囤积当地，何时运出都有厚利可获。天兴福不仅在长春大量收买大豆、杂粮，而且在吉长路的吉林下九台、桦皮厂和中东路的德惠(张家湾)、肇东(甜草岗)各大站设支粮栈，专门就地收买大豆、杂粮向大连装运。生意越做越大，获得高额利润。

长春天兴福第一制粉厂建立

天兴福鉴于北满盛产小麦，制粉厂又少，当时长春只有裕昌源一家制粉厂，日产面粉八百袋，机器常坏常停。长春以南铁岭有日满制粉厂，日产面粉二千袋，供不应求。邵乾一、邵慎亭哥俩见制粉业大有发展前途，决心投资制粉业。

一九一七年，邵乾一、邵慎亭二人同去上海，向各洋行寻购制粉机器。恰逢上海美商恒丰公司有别家定的美制全套五部新式制粉机，因买主无力付款，想要出卖，天兴福随即得手，并将全套设备安装和厂房设计图纸一并带回长春。同时向南满铁路申请建厂，很快得到批准。运回机器的同时，恒丰公司还派三十名制粉机技工到长春指导装机试车。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一九一八年，长春天兴福第一制粉厂正式开机生产。日产“天官牌”面粉二千袋，分绿天官、红天官、兰天官、黑天官四种，质量极好，群众欢迎，供不应求。一年后，天兴福再从上海恒丰公司进美国脑达克厂产的制粉机七部，锅炉一台，半年后开始生产。十二台

机器日产三千八百袋面粉（每袋二十二公斤），每袋可获利三至五角不等，所产麸皮由日本人收购。

继天兴福之后，长春制粉业发展很快，有长春双和棧制粉厂，日产面粉二千袋；有日本人开的日满制粉厂、五州制粉厂，日产面粉各三千袋；中华制粉厂，日产面粉三千五百袋；裕昌源制粉厂，日产面粉一千袋；吉林恒茂制粉厂，日产面粉八百袋。这些制粉厂的面粉大多数运到南至大连、安东，西至山海关，并在沈阳与日本的三井、三菱牌面粉竞争。北粉虽然价格高于日本二角，但质量好，受群众欢迎，销路极好，在竞争中，铁岭日满制粉厂因成本高而倒闭。

哈尔滨天兴福第二制粉厂开业

长春制粉业虽然发展很快，但仍供不应求。鉴于北满小麦极为丰富，邵乾一、邵慎亭哥俩决定在原料产地建厂更为有利，选地在哈尔滨建立大规模制粉厂。一九二〇年，天兴福向中东路地亩局申请建厂，地亩局在哈尔滨香坊工业区批给他们四个地号建厂，并铺设铁路专用线，可装卸三十至四十个车皮。他们一方面建厂，一方面到上海恒丰公司定购美制脑达克新式制粉机十六部、大型锅炉三台、六百五十马力发动机一台、汽力发电机一台和其他通用机床若干台。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哈尔滨天兴福第二制粉厂正式开机出粉，日产六千五百袋。所产的面粉，一部分销在哈尔滨，大部分销往中东路各站及南满各大城市，天兴福在这些地方都有代销店，并在北满各地派出人员收购小麦。其资金大部分用自己的，少部分在银行有信贷或者押汇，押囤积原料等，三年盈利颇多。

当时，哈尔滨的制粉厂都是小型的，机器老朽时开时停，产量低。较好的有双合盛制粉厂，日产两千袋面粉；义昌太制粉

厂，日产两千袋面粉；东兴制粉厂，日产三千袋面粉；俄商永胜制粉厂，日产四千袋面粉；成泰益制粉厂，日产八百袋面粉；福兴恒制粉厂，日产两千袋面粉等等。天兴福第二制粉厂的开业，对这些小厂无异是个威胁，有些厂维持不了倒闭了，有的搬迁到外县以求生存。

一九二二年，天兴福呈请农商部批准，发给部照，长春天兴福第一制粉厂和哈尔滨天兴福第二制粉厂的“天官牌”面粉通行全国，一概免税。这年九月，笔者受邵乾一、邵慎亭之命，调到长春天兴福第一制粉厂任经理，管理工厂业务及粮业买卖事务。

一九二三年，北满小麦受灾，小麦行市突然暴涨百分之三十。哈尔滨、长春各制粉厂原料甚缺，停工者很多，各厂出粉数也极少，供不应求。为减轻停工损失，天兴福第一制粉厂同双和栈制粉厂，在大连向日商三菱公司定购北美加拿大小麦一万二千多吨，两个月后运到长春。小麦质量为一百三十八个尼克，制出的粉和北满小麦差不多。当时一等粉三元六角，每袋尚可盈利三角。加拿大小麦还运到哈尔滨天兴福第二制粉厂七百五十吨，二十五火车皮，天兴福在灾年获了大利。

一九二三年，邵乾一、邵慎亭和友人杨翰臣在海参崴兑妥一个小型制粉厂，日产一千袋面粉，邵家出资二十万元，杨翰臣出资二万元，营业二年多。苏联革命后，全厂被没收，投资全损失了。

一九二三年，邵乾一、邵慎亭和上海王星斋、杨勤学、王仁机、东兴恒合资，在哈尔滨顾乡区设福兴恒制粉厂，日产面粉二千二百袋。总资本现洋五十万元，邵家出资十四万元，天兴福第二制粉厂出资十四万元。后来东兴恒、王星斋无力经营退股，由天兴福第二制粉厂资金协助，才没停业，并获得利益十五万元，除给股东分红外，盈余又定制粉机七部，日产面粉五千袋。

“九·一八”日本入侵东北，营业又停，经王信斋和邵慎亭商量将福兴恒租借给天兴福第二制粉厂，改为天兴福第二制粉厂支厂。

天兴福股东分居分财产情况

一九二四年，邵乾一、邵慎亭兄弟二人意见不合，决定分家。这时的总财产为现大洋六百万元。主要财产有：天兴福第一制粉厂、天兴福第二制粉厂、天兴福第一制油厂、天兴福第二制油厂、金县天兴福杂货业，吉林下九台、桦皮厂、德惠以及黑龙江的肇东各粮栈，金县大规模苹果园多处，肇东熟地二千多垧。当时还有现款一百多万现大洋，金州、大连房产，长春、哈尔滨及各地粮栈的房产，还有向其他公司投资的数字也不少。

财产按五大份均分，邵乾一、邵慎亭，还有长兄之子邵承先，二兄之子邵承立，三兄之子邵承善，各立门户，以示平等。

一九二四年九月，邵乾一领到长春天兴福第一制粉厂，总资本定为现大洋六十万元，其中有邵乾一三十万元，邵承先、邵承立、邵承善各十万元。还有长春附近天兴福设的吉林桦皮厂、下九台各粮栈均属他们所有。邵乾一为总经理，少东家不许驻厂管理营业。金县杂货店分给邵乾一独有。邵慎亭领到哈尔滨天兴福第二制粉厂，总资本也定为六十万元。其中有邵慎亭二十四万元，邵承先、邵承立、邵承善各十二万元，还有德惠、肇东天兴福粮栈归他们所有。邵慎亭为总经理，少东家不许干预业务。邵慎亭、邵承善分到大连天兴福第一制油厂，两人合营。邵承先、邵承立分到天兴福第二制油厂，两人合营。

天兴福前一段已经完全结束了，后一段邵乾一、邵慎亭二人各向不同方向努力，其营业方式和组织方式，各不相同，发展速度也不一样。